

尚志學會叢書

時間與意志自由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務印書館  
五月  
五

Henri Bergson 著  
潘梓年譯

尙志學  
會叢書

時間與意志自由

商務印書館發行

## 作者序言

我們必得要用文字來表白我們自己，我們平常總是在空間的詞面裏運思。這就是說，語言要求我們在我們的諸般觀念之間造出和物質諸體中間所有的同樣顯明而清晰的底區別來，同樣底「不連續」來。這種「把思想同化於物體」在實踐生活中是有用的，在大多數的科學裏是必需底。但我們可以問：某幾種哲學問題所提出無法解決底諸難題不會是起於我們的把原非占在空間底諸現象一個挨着一個地誤排在空間裏嗎？是不是止要把我們圍着牠互毆底那些拙笨底象徵撕去，我們就可以停戰？當把無外展底翻成外展底，把質翻成量這樣的一種不正當翻法把矛盾引進了問題的核心時，這矛盾就自然一定要在答案中再現。

我所選取底問題是形而上學和心理學所共有的，即自由意志的問題。我所想證明的，是，定命論者和其反對者的討論是先把久和外展，蟬聯和並時，質和量弄混了：這個混

淆一經驅散，我們大約就可眼見着對於自由意志的反對，給牠所下的定義，乃至，在某種意義內，這自由意志的問題的本身，都隨着那混淆消失去。證明這一點就是現在這卷書第三部的目的：頭上底兩章，一講強度的概念，一講久的概念，是當做第三章的導言而寫的。

一八八八年二月，H. Bergson。

## 英譯者序言 (節譯)

柏格森亨利路易於一八五九年十月十八日生於巴黎。他在一八七八年入師範學校，於一八八一年得哲學學士學位，於一八八九年得文學博士學位。他在各省省立及巴黎公立各中學校歷主講席之後。於一八九八年任高等師範學校講師，一九〇〇年以後就在法蘭學院爲教授。於一九〇一年他被選爲倫理政治科學研究會會員。

(上略) 在繙譯下面他這部意識之直接材料論 *Essai sur les données immédiates de la conscience* 時，我會處處得到他的合作底大便利，而他所給我的幫助要算是最爲殷勤不倦的了。這書的原本是寫於從一八八三年到一八八七年數年中而出版於一八八九年。(下略)

在法國，這論文已出到第七版了。真的，關於柏格森教授之著作最可驚異的事實是他的著作不但風行於專門哲學家的案頭，並且也流行於受過普通教育的一般人。他所

採用的方法不是哲學界所慣用底那種概念的抽象底方法。他以為真實不是用什麼思想的羅織所能得到的；牠是當前經驗中的一個流，一個變的過程，要用直覺，同情底內視去捕捉的。概念把這真實的綿延不斷底流破為互相外視（或外互）底許多部份，這對於語言和社會生活很為便利，在實用上頗有益。但牠們（概念）不能使我們得到生命和那真實的運動；牠們只能以一種人為底拼湊，一種死底片段的擁擠來頂替了這個生命這個真實，因而惹起了許多糾紛，為從來的唯智派哲學所無法解脫，而其實呢，牠們（糾紛）壓根兒就是解決不了的。柏格森教授丟開了從唯智哲學裏去尋求解決法底迷夢，叫他的讀者把這些真實的碎片拋在腦後，把自己浸入萬物的活底川流裏去看那些糾紛的被這沛然莫能禦底急流沖洗去。

在現在這卷書內，柏格森教授先講意識諸狀態的強度。他指出量底差別只能用於大小，講到末了就是只能用之於空間，而強度就其本身講是純乎是質底。於是從這獨立底意識諸狀態再講到牠們的衆多時他看見衆多有兩種形式：量底或披離底衆多包

含着空間的直覺，但意識諸狀態的衆多完全是質底。這個正在展開中的衆多就構成了久（或綿延），這久是一個沒有裂痕底蟬聯（或繼承），是許多翻新得如此厲害竟至沒有一次雷同底分子的一種穿織。他指出一個一色底可量底時間的觀念是一種人造底概念，成於空間觀的闖入了純久的領域。真的，柏格森教授的全部哲學是以他的真的具體的久之概念和這種久的覺得爲中心的；當我們的意識撒脫了俗套和習慣而回復了牠的自然面目時就可以有這個覺得。他在哲學中最大諸錯誤的根苗上找出了一個混淆，就是把抽象底時間和這個具體底真久視同一物；這抽象底時間是數學，物理學，乃至語言和常識用來替代那真久的。把這些研究的結果一應用到自由意志的問題上去，他就指出那些糾紛都是起於人的立足於動作已被做成以後，並且用的又是概念的方法。用正活着正發展着底「自己」底眼光看去，就可以指出這些糾紛的全屬幻境，而「自由」雖則不能用抽象底概念底詞面來詮定，卻可宣告其爲觀察所建起底最清楚底事實之一。

想用一句話來把一部哲學收拾起，其必引起誤會也無疑，但也許柏格森教授的哲學的精華有一部分是可以從一句格言中掇拾着的（我得了他的許可，）就把那句格言屬在這部繙譯之前了：——『如果一個人要去向「自然」問她創造活動的理由，又如果她是高興聽而回答時，她將說——「莫問我，到靜默中去了徹，竟要像我是靜默底并且是不要說話底。」』

一九一〇年六月，F. L. Pogson 於牛津。



# 重譯者序言

在中國，大概都知道柏格森的哲學是以其生物學爲出發點而以所謂創化論爲中心點。但一種學說之成爲一種學說，一定是各方面都爲其脈絡所通，根源所據，然後牠的系統纔能成；而我們要了解一種學說也非從各方面去研究牠就所知不全，難免盲人摸象的妄執。「在下」這部翻譯，時間和自由意志，是柏格森的學說在心理學方面底根據；其創化論已經介紹到了中國，這書似乎有繼之介紹的必要。

這翻譯所根據的是英譯本；英譯時，據譯者說，是處處得着作者的合作底，想是不會有什麼錯誤的了。現在重譯時，既未得到英譯時那種幫助，譯者能力又太薄弱，錯誤恐怕錯到太大；譯者除向作者爲責任上底聲明外，還望讀者多多賜教！

本書的內容和方法，作者序言和英譯者序言已有很好底介紹；我這裏還想加說幾句的是——

(一) 作者態度的謹慎和研究的周詳。大凡一個學者的說話都是不肯輕於出口的；一句話一定要左思右想，把牠的分量和意義配合得鑄鍊悉稱，把牠可有的駁論照顧得纖悉無遺，然後纔肯說出。以前聽杜威講演時，見其訥訥如不能出諸口，一個字掛在嘴邊，要把兩手一頓二頓頓了半天纔把那字頓了出來，以爲這大概是杜威的口鈍。在他的著作裏也可以看到這樣情景。現在柏格森的說話是怎樣還沒有見到過，而其「筆之於書」時，則也大有訥訥如不能出諸口的神氣；要說個心理狀態之強弱非外展底大小。就從種種感覺乃至情感上說來說去不讓有一絲遺漏；要說普通心理上所謂的時間，實在是空間，而非真久。就從衆多的怎樣應當區分爲兩種，質和量的怎樣容易在稍不細心底學者思想中混淆，等等方面，反復推勘；要說因果律的管不着自由的人之心之活動。就所謂定命論，所謂聯想主義，所謂科學中底預言，一一從各方面去分析研究，把因果律可以有的各種意義盡都摘發使牠無處隱藏；——并且還從極普通底日常生活中舉例說明，真所謂「心細如髮」「言重於山」。然後知要在學術上說一句話原非易事，杜威並

非口鈍。

(二) 治學最宜辨清分際 這分際有二，一是一個問題本身的分際，一是解釋這問題時意義上的分際。例如這個自由意志的問題，從其本身的分際講，把牠當做哲學上的問題看和把牠當做實際行為上的問題看，我們的態度，我想，是不會一樣的。別話不必說，就這柏格森本書中的說話就在那裏做我們的見證。他說，「……在那基本自己之中有一個寄生的自己，在不斷地蠶食這個基本自己。許多人就是過的這樣一種生活，到死也沒有知道自由是什麼東西。」又說，「這樣講起來，自由諸動作乃是例外，就是在那些最能控制他們自己的行為最能循了理性去做事的人們，自由動作仍是例外。」「我們日常生活的諸般動作，為我們常常在變化的諸般情感本身所喚起的，不敵為那些黏在這些情感上的不變影象所喚起的那麼多。」又說，「……雖則凡當我們高興回到「我們自己」那裏來的時候我們就是自由底，但我們高興的時候竟是難遇得很。」這些話不是明明在告訴我們說，講到「基本」「自己」——這實在就是「自己」的本體，雖

則他不贊成康德那種「本體界」的說法——「自己」原來是自由的，但在實際上，一般人都被「寄生自己」侵蝕得太厲害而不自由了嗎？那麼，「高興」回去底「自己」和「例外」的自由動作，已經有人研究他是怎樣自由的了，還有「不高興」回去底「自己」和非「例外」的「不知自由爲何物」的動作也不妨有個人來研究研究，他不自由到底是怎樣底不自由法，因爲這種「自己」和動作既已是人間所有而且還是大多數了。他們倆遇到了一處的時候一點也不必爭論，正如藥舖裏的掌櫃遇到了棺材舖裏的掌櫃不必爭論，一個說，人是不應當死的，一個說，人是不應當不死的，一樣。

從其解釋時意義上的分際講，自由二字我們能够給牠幾種意義不同的解釋。可以說，自由就是「要怎麼樣就怎麼樣」也可以說，自由就是「不能捉摸得到。」照前說，所謂自由動作就應當是自己預先定下的，照後說，自由動作就應當是連自己也不能預先料到的。然既說是自己預先定下的了，那還不是將來做何動作現在已有了定局嗎？這還不是心理學底定命論嗎？既說連自己也不能預先料到的了，那還不是動作的到底怎樣

做，其權原不操在自己手裏而在身外的什麼手裏嗎？這還不是物理學底定命論嗎？這樣底左說又不是右說又不是，糾纏到纏不清楚，完全是因為沒有先把「自由」二字意義上的分際認辨清楚的原故；說第一說是心理學底定命論的，是用第二個釋義中底自由來駁第一個釋義中底自由了，說第二說是物理學底定命論的，則剛剛一反轉來；都可以說是牛頭不對馬嘴底駁難。所以，不先辨清一個問題解釋時意義上的分際而就互相詰難起來的人們，其辯論無有是處。（柏格森在第三章的終了時不肯替自由下定義，怕的是授了定命論者以口實，照我看，似乎是也把這個意義上的應有分際忽略了。）反過來，相信人家的學說時也有同樣的毛病；不先辨清這個人討論這個問題時其解釋這問題到底是用的何種意義，就很容易犯誤把這學說應用到問題雖同意義卻異的場所去的錯誤。柏格森在這裏所說的自由意志是什麼一種意義呢？他說，「帶着我們人格的標記底動作就是真正自由的。」我希望讀這本書的人們把柏格森這個意義上的分際辨認清楚而不要忘記，切莫發出牛頭不對馬嘴底駁難，說這書是反科學底；更莫不管三七二

十一無限止地應用，把這書引了去做自己辯論的護身符，鬧出「穿了婚服去赴宴」的笑話。

記得三年前中國有所謂「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發生，一時也曾「戰雲四起」「烽火連天」，戰得頗為熱鬧，但結果是一羣「泥中鬪獸」沒會打出個青紅皂白。「勞苦而功未高」的原故，我以為就在於兩方面沒有在開始時把問題的分際辨清。

這本書在學術上的貢獻對中國人講，我以為除了牠本身所有的價值如英譯者所說的那樣外，還有上述的兩種價值；以中國學術界的需要講，這兩種「副價值」還許比牠的「正價值」大些。中國人如不首先承受了這兩種，那就把人家的東西愈是販進得多，愈將使得中國人的思想混亂不清；反過來，如能有有了這兩種，那就人家的無論什麼，我們都能從中尋出一點牠之價值所在的東西而使自己對於宇宙對於人生多了解到一方面。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潘梓年識於北京。

# 時間與意志自由

## 目次

### 第一章 心理狀態的強度……………一

量底差別只能應用於大小而不能應用於強度 用物觀底原因或原子動狀來

計算強度的企圖 種類不同的強度 深底裏的心理諸狀態 欲念 希望

快樂 憂愁 審美諸情感 秀麗 豔麗 音樂詩歌美術 道德情感憐憫

意識諸狀態含有肉體底徵候 筋肉底奮勉 注意和筋肉緊張 強烈底情緒

忿怒 恐怖感動底感覺 愉快和痛苦 嫌惡 攝影底感覺 和其外著原

內 聲覺 強弱調子和筋肉奮勉 熱覺和冷覺 壓覺和重覺 光覺 測光

實驗 Delboeuf 的實驗 心理物理學 Weber 和 Fechner Delboeuf

把感覺當做大小的錯誤 (一)攝影狀態的強度(二)感動狀態的強度強度和

衆多

## 第二章 意識諸狀態的衆多 久的觀念……………七一

數和其「一個」 數和隨之而起的空間之直覺 兩種衆多物質諸物體的衆多和意識諸現象的衆多 物的不可侵入性 一色底時間和純久 空間和其內容 經驗派的空間學說 空洞一色底周遭的直覺是人所特有的 看成一色底周遭的時間是可以化成空間底 久蟬聯和空間 純久 久是可量底嗎 動是可量底嗎 *Elastic* 派的妙論 久和並時 速率和並時 只有空間是一色底久和蟬聯屬諸意識底心 兩種衆多質底和量底 膚淺底心理諸狀態蒙着牠們外著原因的不連續性 把這些汰去了真久就能被覺得是一種質 「自己」的兩付面目在表面上是界說分底意識諸狀態深入一些是互相穿織而成爲一個有機底整個底諸狀態 語言對於感覺的凝固化底影響 分析要傷壞諸情感 深入些底意識諸狀態構成「我們自己」的一部分 只有求



助於那個實際底活着底「自己」問題纔有解決的可能

### 第三章 意識諸狀態的組織 自由意志……………一四四

動力論和機械論 兩種定命論 物理學底定命論 物的分子說 能力不滅

說 如果能力不滅是普遍底生理底和神經底現象將有所必然但和意識諸狀

態大約沒有關係 但那個不滅的原則是普遍底嗎 牠不可應用於活底東西

和意識諸狀態上面去 以爲牠有普遍性的觀念是起於實際底久和抽象底時

間的相混淆 心理學底定命論 隱含聯想派的心之概念 這包含着對於

「自己」的不完全底概念 自由動作自由是根本「自己」的表現 真久和

難逆料 我們的動作能是各不相同底嗎 到一個決心的過程的幾何學底表

法 引誘定命論者和自由論者底諸謬論 真久和預言 鮑二對於彼得的動

作的預言的條件(一)變成彼得(二)已經知道了他的結局動作 所含的三種

謬論 天文學上底預言全恃運動的假設底加速率 久是不能這樣加速底